



■ 张佳竹◎著  
Zhang jiazhu works

MABANG GUISHI

# 马帮诡事

若能知晓凶手，你觉得被谁杀死最可怕？  
行船走马三分命，蜀身毒道阴森逼人，蹄声飞溅，惊起人心一片

**+** 小心，你自己！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MABANG GUISHI

# 马帮诡事

■ 张佳竹◎著

Zhang jiazhu works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马帮诡事 / 张佳竹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1. 5  
ISBN 978-7-229-03621-8

I. ①马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0 ) 第254356号

### 马帮诡事

MABANG GUISHI

张佳竹 著

---

出 版 人: 罗小卫  
策 划: 李 子  
责任编辑: 李 子 李 梅  
装帧设计: 秋水书装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20 mm × 1 000 mm 1/16 印张: 24.25 字数: 330千

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3621-8

定价: 29.8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---

版权所有侵权必究



# Contents 目录

---

<b>Part 1</b>	<b>上马</b>	<b>001</b>
Chapter 1	乱象	003
Chapter 2	埋骨地	010
Chapter 3	拍子	017
Chapter 4	棉袄	023
Chapter 5	『扁担』	030
Chapter 6	铁链	036
Chapter 7	马道	043
Chapter 8	九死	050
Chapter 9	马王爷	057
Chapter 10	赵武	065
Chapter 11	昏厥	072
Chapter 12	天惊	079



# Contents 目录

---

<b>Part 2</b>	<b>惊马</b>	<b>085</b>
Chapter 1	野马	087
Chapter 2	林中立	093
Chapter 3	风铃	099
Chapter 4	姑娘房	106
Chapter 5	窥视	113
Chapter 6	折损	120
Chapter 7	天敌	127
Chapter 8	马王爷	134
Chapter 9	大船	142
Chapter 10	老灰	149
Chapter 11	背影	155
Chapter 12	尸体	162
Chapter 13	窃听	169
Chapter 14	九死	176



# Contents 目录

---

Chapter 1	推敲	185
Chapter 2	上船	193
Chapter 3	灵位	200
Chapter 4	救命	207
Chapter 5	夜惊	214
Chapter 6	打财喜	221
Chapter 7	进城	228
Chapter 8	铁链	236
Chapter 9	纸鸢	243
Chapter 10	雷公壶	250
Chapter 11	生子	257
Chapter 12	原因	263
Chapter 13	山洪	271
Chapter 14	找人	278



# Contents 目录

---

<b>Part 4</b>	<b>落马</b>	<b>285</b>
Chapter 1	动手	287
Chapter 2	数脚步	294
Chapter 3	女锅头	301
Chapter 4	当年	309
Chapter 5	命虱	316
Chapter 6	摸手	324
Chapter 7	赶马调	330
Chapter 8	真容	338
Chapter 9	借脸	345
Chapter 10	叫魂	352
Chapter 11	尸首	359
Chapter 12	无生有	368

PART **1**  
上马









## Chapter 1 乱象

马刀闪过一道寒光，就像一个冷笑，白土司用力劈倒一棵野竹，没想到用力过大，竹子迎面向他倒来。他躲避不及，脸上被竹子的细枝刮出了无数道血痕，顿时血肉模糊，就像非礼良家妇女而被人收拾了一样，这让他暴跳如雷，站在原地口头上就对那棵倒地竹子的家族进行了雨露均沾。

虽然占了那棵竹子很大的便宜，白土司并没有手下留情。他削去竹子的细枝，从竹干上砍下几节竹筒，底部削尖，回到营地旁，将竹筒打入土里，往竹筒里放了几块碎茶饼，加入泉水。陈秀才把干柴围到了竹筒的周围，把火生了起来，然后就往旁边一横。

白土司一屁股坐在陈秀才的头旁边，嘴里道：“你横尸呢？吃完饭倒头就睡。”

陈秀才一骨碌爬起来，指着白土司的鼻子骂道：“你个贼配军离老子远点，你刚才在那边把人家竹子的家属挨个临幸个遍，老子刚躺下你就来号丧。”

白土司嘿嘿笑了笑，他是个没落的土司贵族，祖上据说受过大明皇帝的册封，有过三妻四妾的辉煌，这对他这个没落的子孙产生了极坏的影响，在几百

年后凡是看见一样东西都会对人家的女性亲属产生觊觎，刚才那棵竹子就是受害者。他虽然蛮横，不过这个天杀的陈秀才也不是好惹的，天知道他一个前清秀才长得这么五大三粗干什么。

“这不是青竹茶还没喝吗？他娘的，‘下完数’喝一筒青竹茶，能飞上天去。”白土司陪着笑道，他祖上乃是俊杰，抱着打不过就服软的金科玉律当了几百年土皇帝，这宝贵的遗产同时也遗传给了他。

马帮有马帮的行话，“下数”又称“下箸”，是马帮对吃肉的称呼，开饭时，每人吃四方的一块肉，每块重四两到一斤。马帮吃饭虽然不定量，但是吃肉是绝对地平均，这一餐吃肥的，那么大家都吃肥的；这一餐吃瘦的，那么大家就都吃瘦的，连狗也有一份，没有哪个特殊，只有赶在最前面的人，按例可以吃双份。那多出来的一份，叫做“障叶下箸”，因为他赶在最前面探路，对危险难走的路段负有维修或做标记的任务；如果玩忽职守，万一出了事，就得追究个人责任，所以这一份“障叶下箸”不是那么容易吃的。

青竹筒被火烧得滋滋作响，里面的水开始沸腾，茶香已经溢出，陈秀才嘴里道：“你个贼配军少来讨好老子，无事献殷勤的，非奸即盗。嘿，大家伙，茶开了，带上‘莲花’，都过来喝茶吧。”

马帮讳言“完”的音，故而把碗称作“莲花”。

不远处的帐篷里，三三两两的人拿着“莲花”朝这边走来，像一群讨饭的饥民似的。陈秀才和白土司把竹筒从土里拔出来，把茶倒到大家的碗里，一群人围着篝火呼哧呼哧地喝开了青竹茶，没人说话，气氛有些怪异。只有马帮的二锅头焦把总一直在用眼神瞟着女锅头，意味有些深长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。

大家闷不吭声地把茶喝完，把碗甩一甩，就掉头返回各自的帐篷，又只剩下白土司和陈秀才两人。马帮有严格的组织机构，上有大锅头、二锅头和管事的，下面才是赶马人，即“马脚子”。本来古往今来，马道上跑的马锅头都是

胳膊上行马，拳头上立人的爷们，可现在偏偏出了个女锅头。

自从跑蜀身(yuán)毒(dǔ)道的一个马帮的锅头埋身那无尽的雨林中之后，他留下的寡妇一马刀劈在要拉伙走人的二锅头脸上，硬生生保住了马帮。留给二锅头的，除了脸上那条蜈蚣疤，还有一肚子的胆战心惊。

寡妇自己当上了马锅头后，对他倒是客客气气的。不过相比寡妇的温柔，很明显那把马刀留给他的印象更深，二锅头从此再没生过异心，老老实实地给寡妇当起了二当家，而且每次和她说话都不看她的脸，而只看马刀，搞得寡妇常常怀疑那把马刀比自己长得漂亮。

不过现在的这队马帮并不是寡妇的马帮，事实上，这是一支拼伙帮，也叫“逗凑帮”，是临时拉人组建起来的马帮。因为女锅头的马帮上次在雨林中遭遇匪帮，全都吃了片片子(刀子)，只逃得女锅头一人一马，回到镇上临时找人重组了马帮，再次踏入雨林。因为该走的货总是要走的，至于死人，行船走马三分命，谁都知道上了路总会有见鬼的一天。

人都走光了，白土司和陈秀才睡一个帐篷，就在篝火旁，白土司盯着女锅头的背影，突然咧嘴一笑，道：“你发没发现这娘们从后面看还是挺勾人的咧？”

陈秀才不解风情，冷冷地道：“冒犯锅头该受什么罪你也知道，闭上嘴横你的尸去，老子就当没听见。”

白土司嘿嘿一笑，眼里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，道：“你真的没看出来，咱们这趟货走得奇怪？”

陈秀才直起身，定定地看着他，半晌，才道：“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白土司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，脸色阴晴不定，道：“马帮规矩，出门选一二六八，可咱们倒好，出发的时候是初三，谁不知道逢三死，逢四丧，一大帮子人一起去送死，倒也热闹得很咧。”

陈秀才舔舔嘴唇，不置可否地道：“我们是逗凑帮，哪来的那么多规

矩。”

白土司意味深长地看着陈秀才，道：“没错，我们是逗凑帮，不过不管什么帮，大家伙也都是赶过马的人，马帮的规矩不会不知道吧。从起马的那一天起，我们就乱了规矩，既没问鸡头卦，也没问草鞋卦（所谓鸡头卦和草鞋卦，是马帮临行前用来以示凶吉祸福还有去向的。鸡头卦，是出门前要宰只大红公鸡，示意此行有红（红利），有鸡（机会），由锅头将鸡头剥开，看鸡头的胛骨、舌心软骨的情况，预测凶吉和能否找到银钱。草鞋卦则是由马锅头将一只新草鞋向上抛起，正落为吉，鞋头指示应走的方向，反落为凶，暂不出门）。马帮规矩，吃饭时只能蹲在镬锅的两边，不能蹲在马帮前去的方向，不然就会挡了马头；盛饭时不能放下筷子，不然就会‘快落，亏本’；第一碗饭不能盛汤，不然就会‘泡汤，下大雨’，你想想，一路上，我犯过几回禁忌了？一打二罚三开除，一样都没落在我头上。”

陈秀才盯着白土司，有些玩味地问道：“你都是故意的？”

“不错，”白土司也直言不讳，“要是到这份上还看不出来咱们走的这趟货不正常，还有脸说自己是马脚子么？”

“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这趟货不正常？”陈秀才没回答他，反问道。

“上路的那天就觉得不正常，马帮总共就十来个人，我还没听说十来个人就敢闯雨林的；还有，你看了骡马上的货物没有，每批骡马驮的那点货有什么赚头，不够骡马的脚料费。”

“那你还跟着来？”陈秀才冷冷地道。

“呸，”白土司狠狠地吐了口唾沫，“反正咱们赚的也是脚料费，管它赚不赚钱，谁敢坑白土司，老子就请他吃片子，别的没有，这个管饱。”

“那你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”陈秀才不为所动，“做好你的事就行了。”

“秀才，你他娘中过举，肚子里的弯弯道道都打了结，会看不出来这其中的不对劲？”白土司嘿嘿笑道。

“你个贼配军少来套老子的话，”陈秀才叹了口气，道，“行船走马三分命，谁不知道其中的凶险，尤其像咱们这样一直跑逗凑帮的，更是脑袋提在腰带上。女锅头说了，只要这次跑马回来，咱们就是铁板一块的正规马帮，谁都有自己的匹骡马，每次走的货都是帮里人均分，谁不动心？”

“秀才，”白土司难得严肃地道，“你他娘的念过书，中过举，为什么去跑马？跑马也就罢了，为什么一直跑逗凑帮，不寻个正规马帮入伙？”

“逗凑帮跑了十几年，谁都别说自己是良家妇女，特别是你个贼配军，你当老子不知道你么？好个白土司，十次九次死，你跟过的逗凑帮十次有九次出事，只要进雨林就像进了阎罗殿，你敢说跟你没关系？”陈秀才岿然不动地看着他。

白土司悍然与他对视：“不错，我跟过的逗凑帮全在雨林里喂了大阿迷（马帮行话，老虎），是我引来打财喜（土匪打劫）的，呸，谁知道打劫的也会被打劫，只逃得我一条命。”

“就算你不被打财喜的劫了，凭你的狼藉名头，谁还敢让你入伙？别说我们走的这趟货奇怪，就凭女锅头肯让你入伙，你就不该生二心。”陈秀才沉声道，脸上闪过一丝狠色。

“你又是什么好鸟了？咱们这伙人，除了二锅头焦把总和几个没毛小子，哪个不是亡命徒，不怕告诉你，这一趟货，我还真打算好好地走完，就怕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就凭女锅头肯拉咱们入伙，我就断定这次走马要出什么事。”白土司道。

“上坡的骡子，下坡的马，平路的驴子不消打，马帮里只要干好自己的事，不该你管的你就当个睁眼瞎。出事？难道还会遇上老灰吗？”陈秀才吐了口气，说道。

“也是，我就学不会你这鸟贼人的淡定，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。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，马比骡子驮不成。”白土司悻悻地说了句让陈秀才大吃一惊的话，

这贼配军居然还会这句“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”，不愧是出身名门。

两人在帐篷里说着话，突然，帐篷动了下，已经再次躺下的陈秀才蓦然又坐了起来，竖起耳朵听了听。白土司也是脸色一变，马上趴到地面听了听，没什么动静，带着疑惑的表情起身道：“什么动静？是跑马声吗？”

陈秀才摇摇头，抿着嘴没说话，过了一会儿，帐篷又开始剧烈地摇晃了起来，就像大地的母性突然发作了似的，拼了命地摇起了摇篮，可惜摇篮里的小家伙都不是良善之辈。白土司附耳在地听了听，爬起来，狠狠地骂了句娘，道：“他娘的，好大的马帮，怎么半夜里还在跑马，看来离这里不远，最少几百匹骡马。”

“大的马帮都有固定的歇梢地，也许白天耽误了路程，所以晚上赶得急了点。”陈秀才道。

“不都是天亮（露宿）吗？还选地方，什么德行！”白土司窝心地倒下头，痛心疾首，好像这伙大马帮的人没教养，晚上跑马，他得为此负什么责任似的，“吵得人睡不睡觉了？”

陈秀才没说话，帐篷晃动得越来越厉害，他的脸色也越来越惨白，雨林深处已经传来了脚步声，不是马帮跑马时的蹄声，而是非常沉闷的脚步声，就像用木桩子使劲地往地上砸一样，那是一种类似于闷雷的声音。

白土司还在絮絮叨叨：“哎，你说这么大一个马帮，明天会不会跟我们闯帮啊？”

闯帮，是说两个马帮在狭路上相遇，如果闯帮的地点稍微开阔点还好说，就怕在羊肠道上闯帮，那路只能容一匹骡马通过，还得这匹骡马没有走外八字的毛病，是匹有教养的良家骡马。有时候为了让道，一方的人马要退出几里，甚至十几里。一般来说，闯帮的双方都是赶马人，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，谁退的路程短一些，谁就往后退，不过凡事有规矩就有例外，有时候一方马帮仗着人多势众，再短的路也不让，这时候人少的一方就只好忍气吞声，思想有多

远，它就退多远，不然对方掀了你的驮子，再赐你一顿好打，也不是不可能。

闷雷声越来越近，陈秀才蓦然跳了起来，动作之迅速，让白土司很怀疑有条蛇伤风败俗地爬了进来，非礼了他的屁股。白土司正在诧异他为什么跳将起来，陈秀才已经踢了他一脚，喊道：“快走！”

白土司呆了呆，看他满脸惊慌，连忙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个贼配军听不出来吗？这不是马帮的跑马声。”陈秀才冲出帐篷，白土司紧随其后也冲了出来，嘴里道：“不是马帮的跑马声，那是什么？”

陈秀才咽了口唾沫，帐篷外的篝火照着他的脸，有些狰狞，他看着闷雷声的方向，回头看看白土司。白土司面如死灰，也咽了口唾沫，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道：“乱象！”





## Chapter 2 埋骨地

所谓“乱象”，就是象乱，大象群乱了。雨林里有无数的野象群，本来野象在雨林里没有任何天敌，什么时候都走得有条不紊，而且野象对人没有攻击性，看见了只要不去招惹它们就会相安无事。

但这只是在正常情况下，跑过雨林的马帮都知道，雨林里最危险的还不是遇上打财喜的，因为打财喜的一般都只为求财，只要你不抵抗，他们都会抱着，“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”的原则放走人和骡马，所以远远比不上遇见“乱象”危险。当这群庞然大物就像疯了一样，在雨林里横冲直撞时，只要正面遇上了，就绝无生理，它们会把所有挡在面前的东西踩在脚下。曾经有一队拥有两百多人和五百多匹骡马的马帮，就因为遇见“乱象”，一夜之间尸横遍地，血肉模糊，众生平等，因为谁也认不出谁是谁了。

而且，更可怕的还不是“乱象”的蹄子，而是，野象作为雨林中的绝对王者，什么东西会把野象逼疯？“乱象”虽然罕见，马脚子们多少都听说过，但是“乱象”的原因，却从来没有任何人知道。想一想，可以把野象群都逼疯的，那会是什么东西？！

帐篷里的人都出来了，黑黝黝的一群人站在不远处，就像一群鬼影。女锅